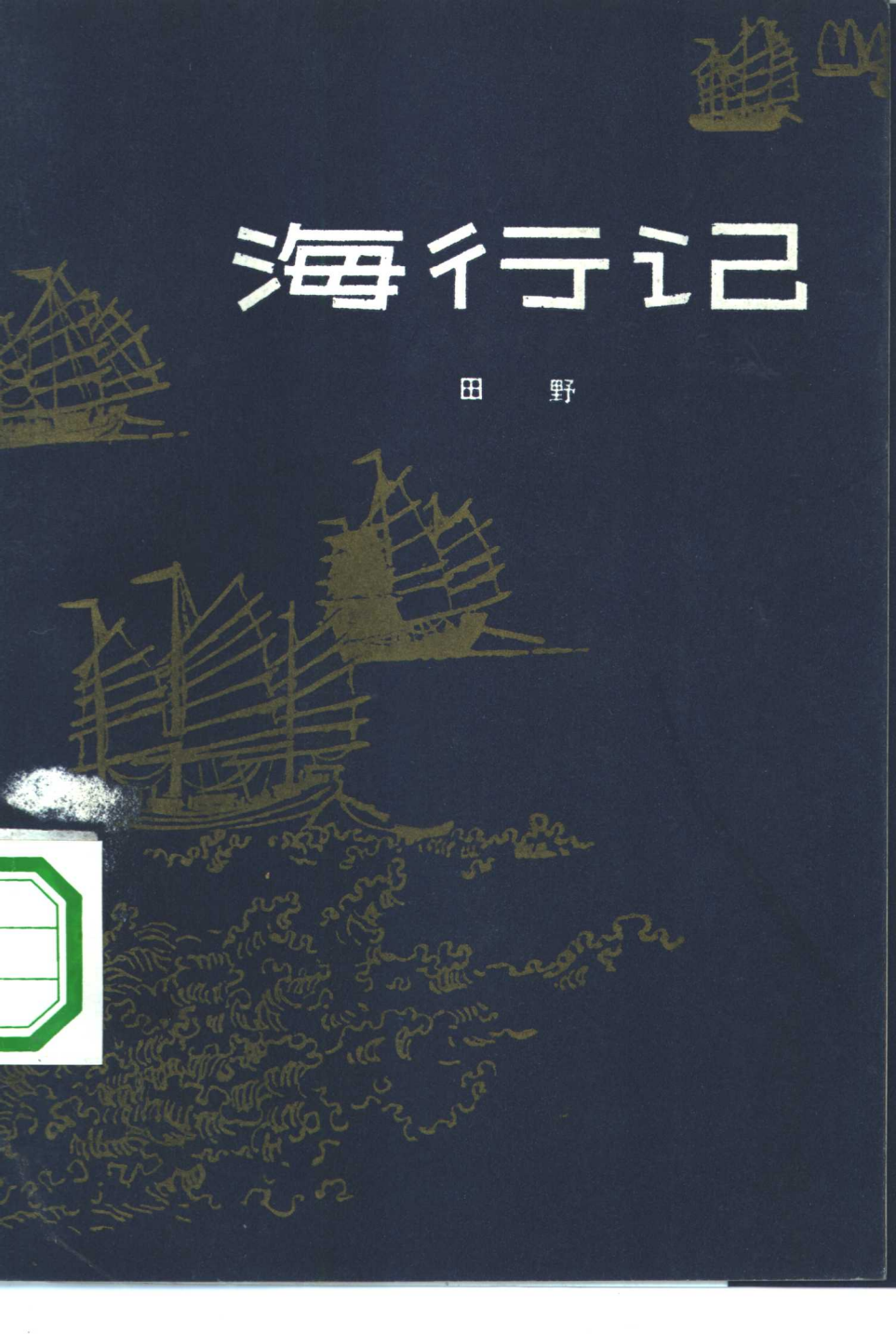


海行记

田野



海行记

田 野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散文集《海行记》主要部分描写作者解放前在海外当水手时的生活经历和见闻，歌颂了水手、水手长、同伴们之间的真挚深厚的感情和友谊，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民心灵带来的创伤，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作品写得很精采，感情真挚、深厚、凝炼，构思新颖奇特。既有诗的意境，又有小说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把诗的深远意境、小说吸引人的艺术魅力、散文的自由奔放的特点融合成一体，引人入胜，耐人寻味。集子还收入了作者怀念台湾早日回归，与亲人早日团聚的几篇文章，情深意浓，颇有特色。另外，还收进了描写作者与友人友情的几篇文章，内容实在，感情真切，有独到之处，难能可贵。

海 行 记

田 野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襄阳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1,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

统一书号：10107·265 定价：0.53元

目 录

见习水手	1
希望之舟	11
第一次领到工资	20
最后一次领港	32
佐世保的奇遇	39
海葬	52
海难	62
槟城的除夕	70
人与人之间	80
当我的船离开了港口	92
大海与少年	101
我爱星	106
幸福	114
怀念	121
往事	126
远方来信	133
照片	138
偷渡者	146
我又见到相思树了	157
回忆台湾老作家杨逵	165

记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	172
记钱歌川教授	179
桃李无言下自蹊	
——怀念伍禾同志	187
《安魂曲》	
——怀念郑思同志	192
默默无闻的诗人	
——怀念宗亮同志	198
长江不再空自流	205
归来	
——记陈嘉庚的两次回国	211
后记	238

见习水手

我是个爱海者。

——虽然，我出生在一个距海两千里的内地。热情和幻想，使我，从小就成了大海迷。

因此，离开家乡以后，我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到海上去。

由于朋友的介绍和担保，我终于进了台湾航业公司，在“台北”轮上充当见习水手。

那年，我刚满二十一。

不知道应该怪那倒霉的天气，还是应该怪这倒霉的运气，第一次出航，就遇上了大风大浪。

我们的船，正在太平洋西岸，以每小时十二海里的航速，迎风而前。

太平洋，多美的名字！它使我们想起，水上吹着些微风，天上飘着些微云。它使我们想起，第一个环航世界的船长麦哲仑，曾经以怎样激动的心情，欢呼着“风平浪静”，感恩于“绝处逢生”：“啊！太平洋！”……

可是，此时此刻，太平洋却并不太平。

一望无边的大海，在狂风的操纵下，披头散发、张牙舞

爪地起来造反了——

巨浪，一个接着一个，一阵紧似一阵，咆哮着，扑向甲板，冲向桅杆，好象要把这一万二千吨的轮船，连人带货一口吞下去。

我怎么也不能把这，同我原来心目中的海，同我曾经从小说和诗歌中读过的海，联系起来。我的幻想破灭了，我的热情消失了。

我只感到，头发晕，胸发塞；我双脚托着的，好象不是我自己的身体，而是一座山，而且是，一座正在东西南北旋转的大山。——我从来就和晕车无缘，现在，我却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晕船。我的天！

我站不住了，我坐也坐不住了。

于是，我只好去躺在那棺材一样的橡木床上，等待着世界的末日。

在无可奈何之中，我不禁胡思乱想了：要是眼前有块陆地，即使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岛吧，请留给我淡水和食物，再留给我一管猎枪和一柄手斧：“Bye—Bye！”我也宁愿在阳光下死去……

但是，值更的钟声响了！

我习惯地抓起水手帽往头上一戴，我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我扶着床沿刚刚站定，突然，一个超级的巨浪，把轮船高高地抛起，又重重地落下，我感到天旋地转，接着，便象一段木头，倒在床边了。我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到我的领口被人紧紧抓着，我的脑壳在地上被撞得咚咚作响。我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怒气冲冲的大副，他的后面是我们的水手长，一个在海上生

活了半辈子的老海员，表情也异常严肃。我知道大事不好，不觉把头低了下来。

大副双手抓住我的领口直摇：

“起来！……八格牙鲁！”

他来到台湾，就学会了这句日本话。

我正要分辩：我不是偷懒，我是晕船……

不料大副，对准我的下巴，就是一记勾拳。

我知道，他是台湾拳击协会的会员，这条船上，很多水手都吃过他的苦头。

殷红的鲜血，从我的嘴角流出来了。

“你，你打人！”

我也横了。双手抱住他的双脚，死命一拖，大副立刻仰面朝天睡在地上了。

我连忙翻身站起，顺手抓着一块板凳，作为自卫的武器。

水手长把大副扶了起来。他一面用眼睛止住我：“放下！……值更去！”一面连推带拉地把大副送出门外：“他是新来的，又晕船，也难怪……”

这时，舱门口，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伙计。

大副回过头来，把手一挥：

“关露天禁闭！”

他看了看手表：

“从二十点三十分开始。十个小时。”

然后，他对着水手长：

“由你执行！”

根据台湾“海商法”的规定，大副的这个口头命令，就

是法律。

于是，我这个上船不久的见习水手，在第一次出航的时候，就被用马尼拉绳系在船尾甲板的桅杆上，去经受大风大浪的“禁闭”。

想想吧，在那样一个恐怖的夜晚，在那样一个危险的甲板，而且又是在那样一个颠簸最剧烈的地点——船尾，“禁闭”十分钟就够艰难的了，何况十个小时！

我不想再去回忆那悲惨的处境和痛苦的心情，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是并不缺乏这种感受的。我只想说，好心的水手长，在他不得不执行大副的命令时，曾经悄悄塞给我一条毛巾。——感谢上帝，要不是有这个东西，在狂风巨浪的袭击之下，掩护我的口鼻，也许，完全不用一个小时，我早已断了气。

我还应该说：这位水手长，的确是很有经验的。那条系在我腰部的绳子，不太长也不太短，不太紧也不太松。因此，既使我免于被无情的风浪卷下海去，又使我能有一点点自由活动的余地。但是，即使如此，我也还是逃脱不了可怕的袭击：一会儿，狂风把我象踢足球一样地在平滑的甲板上传来传去；一会儿，巨浪又象扣排球似的，对着我高举高打，使我毫无还手之力。

夜，一片漆黑。海，比夜更黑。

只有那船尾的一盏桅灯，随着船的行进，隐隐约约地照着周围的小小的一圈海面。那闪烁不定而又变幻不清的光和影，使这黑沉沉的海，显得更加深不可测……

说实在的，我已经把一切交给了命运。

我的手脚已开始麻木，我的神志也已有些模糊了——

这时，忽然之间，我似乎看见，从下甲板的船舱口，有那么一星灯火，在狂风巨浪之中，摇摇曳曳，断断续续，仿佛正向着船尾走来。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双手抱住桅杆，凝神静气，注视着这一星灯火。

我看见，我看见了一个高大的人影，随着风浪的起伏，而一起一伏。

我看见，我看见了走得这样熟练，而又这样稳重；他走得这样勇敢，而又这样从容。一定是一位老海员。我想。

我看见，他渐渐走近了。

我看见，他轻轻掀开了雨衣领上的盖帽。

我看见，他缓缓举起了手上的马灯。

灯光照在我的脸上，也照在他的脸上。

于是，我那忍了又忍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

“水手长！是你？”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解开雨衣，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酒瓶。他拔去瓶塞，把瓶口对着我的嘴唇。——因为，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喝下去！”

燃烧的液体，流进了我的身体，我开始感到了一种热的冲击。我的两只手能够活动了，我用我的双手，先是微微地捧着，而后是紧紧地握着。——不是酒瓶，而是他的手！

我一口一口地喝着这台湾特产的红露酒，一面用眼睛盯住水手长的眼睛；跳跃的灯火的光影，使得他那台湾人所特有的稍稍深陷的眼窝，显得更加充满着丰富而又复杂的感

情。我悄悄地看见，我悄悄地看见了，一串晶莹的泪珠，正从他的眼角，顺着他的双颊流下，滴落在我的手背上。于是，我把他的手握得更紧，更紧。

接着，他又从带来的“便当”盒里，拿出了一块烧猪排，居然还是热的。

“吃下去！这是大师傅留给你的。”

我摇摇头。因为，我不相信我的胃还能容纳任何食物，它的功能仿佛就是呕吐。

“吃——下——去！”

水手长说话，从来就是这么简单明确。我，只有服从了。

正在啃着猪排，一股狂风，迎面扑来，我连忙抱住桅杆，准备天旋地转。只见老水手，一把抓住我的肩头，喊了一声：

“起！”

随着风头，我们和浪峰一同升起。

紧接着，老水手又把我的肩头往下一按，叫了一声：

“落！”

随着风尾，我们又和浪谷一同降落。

说也奇怪，我居然头不晕，胸不塞，第一次感到平平稳稳，原来的紧张心情，也似乎缓和多了。

水手长亲热地拍拍我的肩头：

“对！就是这样：船动人跟，如影随形；习惯自然，不吐不晕。”

我重复念着他的四句口诀，似乎悟出了点窍门：

“水手长，这是你发明的？”

“不，是一位在外国船上当生火的‘小广东’教给我的。那时，我也是个见习水手，晕船的时候，我真想跳下海去……”

他笑了，有些辛酸，也有些宽慰。

我也笑了，有些宽慰，又有些辛酸。

他望了望大海，表情显得异常严肃：

“我在海上混了半辈子了，我比你更懂得它的脾气，它喜欢真正的水手，但这样的水手，并不是天生的，要锻炼！要在风浪里锻炼！”

他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讲道理。今天处在你的情况，我也会那样干的。人穷，骨头还是值钱的。”

他显然有些激动了：

“就是在那条外国船上，过红海的时候，我曾经在烈日下关了十二个小时的露天禁闭。我被烤得昏了过去。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这把火，它没有烧死我，却在我的心里埋着……”

他突然沉默了。我也沉默着。

在那呼啸的风声中，我仿佛听见了他的没有说完的话。

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而他，也紧紧地把我的手握紧。

在水手长离开以后的剩下时间里，我感到自己又找着了生命的力量：活下去，做一个真正的水手……我重新充满着热情和幻想。

如果，此时此地，有人曾经看见我的话，一定会觉得非常滑稽：腰部系着一根绳索，随着阵阵风浪，我嘴里不断念

诵着那四句口诀，我双脚不断变换着位置：起！落！起！落！

我，自己却是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认真的。我，正在上那新的生活的第一课！我要锻炼！要在风浪里锻炼！

天，终于渐渐亮了。

风力减弱，大海稍息，遥远的东方，露出了一抹晨曦。有几只白色的水鸟，抒情地绕着船尾的桅杆，在自由地划着圈子……

我好象做了一场恶梦，现在终于醒来了。但这个梦，却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的船，正在太平洋的西岸，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航速，迎风而前。

值更的钟声响了。

水手们纷纷走上甲板，各司其职。他们揭开篷布，清扫舱面。当他们从我身旁经过的时候，一个个把热情的手伸给我。谁也没有言语，但我却完全懂得他们的意思：“兄弟，我们是同情你的，我们是支持你的。”

厨房的大师傅，那个戴着白色熨斗帽的胖子，给我送来了早餐：两块“三明治”，一条腊肠和一杯乳汁：

“哈哈，我的见习水手先生，依今朝比船长还吃得阔气哩……”

然后，他又神秘地对我眨眨眼睛：

“好，依也给阿拉出了一口气哉！”

这时，穿着金边袖口的蓝色制服的大副，也从船桥上走了下来。他漫不经心地望了我一眼，见我居然直挺挺地站在船尾，似乎有些惊奇。

他眉头一皱，刚要转过身去，水手长已经站在他的面

前：

“报告大副：见习水手，禁闭期满。”

他看了看表，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来，发现甲板上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

他有些不安，却又表现得更加矜持。

我想起了水手长的那句话：“……我还是活下来了。这把火没有烧死我，却在我的心里埋着。”是的，这场风也没有刮倒我，却在我的心里埋着。我看看周围的伙计，虽然，我还不都了解他们的经历和遭遇，但从他们那一双双的眼睛，我也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的心里，也同样埋着什么——风，或是火！

我把背挺得更直了。——虽然，那条绳索，还拴在我的腰上。

大副双唇紧闭，把手一挥，然后转身离去。

水手长连忙上前，解掉了系在我腰间的绳索。甲板上发出一阵欢呼：

“跑！跑！围着甲板跑三圈，活动活动筋骨，否则你会病倒的。小伙子！”

水手长发布口令了：

“跑步——跑！”

于是，我艰难地而又努力地，围着欢呼的甲板，跑了起来，就象那白色的水鸟，绕着船尾的桅杆，在划着圈子……

太阳出来了。太平洋上，一片银色的影，金色的光，我不禁又想起曾经读过的小说和诗歌。是的，海就是这样的，但又不完全是这样的。正如我们的生活的道路，有鲜花，也

会有荆棘。我又想起了水手长的那句话：海喜欢真正的水手，但这样的水手，并不是天生的，要锻炼！要在风浪里锻炼！

水手长好象又看透了我的心思。他以异常严肃的表情，发出口令：“立——定！”

而且宣布：

“见习水手，回舱休息。十二点正，准备值更！”

希望之舟

南国五月，正是美丽的云的初夏。

樱花谢了，香蕉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征调出去，充当“劳工”或“军伕”的台湾同胞，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从北海道的矿山，从横须贺的厂房，集中在九州岛的佐世保候船，已经望眼欲穿地等了几个月了。

那时，日台之间，还没有定期航线。

只有经历过久别的痛苦，而又满怀着重逢的希望的人，才会理解刊登在《台湾新生报》上的一条小小的新闻，是多么地激动人心！

“……奉行政长官公署命令，台湾航业公司‘台北’轮，即将开往日本，专程接运台胞回乡，预定五月二十日启程……”

全体船员都非常高兴。我更不用说了，第一次去日本。连一向不大动感情的我们的水手长，这次也显得喜气洋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就没有跑过这条航线了。”

他拍拍胸脯：

“到了日本，我请你吃‘斯克雅克’（寿喜烧）！”

我知道，他的弟弟也流落在日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笑了一笑：

“‘阿里阿朵！’从昨天到今天，准备请我吃‘寿喜烧’的，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了。不过，我很抱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请你尝一尝我家乡的‘火锅’……”

在这离港的前一天，我们泊船的十七号码头，真是热闹非凡。

那些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妻子的，做儿女的，从全岛各地赶来，基隆市十几家旅馆全部满员。他们好象不放心的，要亲眼看一看我们的船；同时，也是来为这“希望之舟”送行，为这“希望之舟”祝福。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们还自己带着扫帚，带着抹布，把我们已经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一层一层的甲板，一间一间的舱房，又重新地冲洗了一遍。一位老先生，还按照往日帆船出海的风俗，用斗方的红纸，恭恭敬敬地写了个大“福”字，贴在那船头上。说实在的，我并不迷信这些风俗，一条轮船贴着这么一个东西，也的确有点稀奇。但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片心意，甚至，我还带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感情，希望在我们返航回来的时候，这个红色的“福”字，将永远成为我们的船的一个光荣的标记——船徽。

从早到晚，我“忙”得不亦乐乎。所有见着我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客客气气地打着招呼：

“拜托！”

“拜托！”